

冰雪四重奏

(组诗)

◎林殿波

风雕

来自贝加尔湖的刻刀
在高原的骨骼上
重新定义坚硬的含义

它削平山丘柔美的曲线
把云絮碾成冰晶的粉末
每一道沟壑都是时间的签名
每一声呼啸都是古老的训谕

当风停驻的瞬息
整片草原保持着
被雕琢时的庄严姿势

雪印

白马缓缓移动
成为天地间唯一的动词
蹄声被积雪吸收
化作地心深处的脉动

牧人的身影渐渐
与远方的毡房灯火重叠
那是寒夜永不闭合的瞳孔
注视着所有归来的路途

深深的蹄窝里
盛着半盏星光
半盏即将发芽的春天

火炉

铜壶在牛粪火上
轻轻吐出奶香的云雾
砖茶的褐色渐渐晕开
染暖了整个蒙古包的穹顶

这一刻 风声渐成远景
冰凌在屋檐下生长透明
所有被冻僵的故事
都在碗沿缓缓苏醒

最深的暖意不必言说
它静静蹲在火炉旁
等待第一个推门而入的归人

冰生

霍林河交出奔腾的形态
在冬的册页里
练习另一种笔法

冰层之下,暗流保持书写的姿势
草根在冻土中编织密码
等待解封的钟声

当第一道裂痕出现
你会听见——那是冬天
在为自己的融化,提前念诵序章

初春的雪

(外一首)

◎张瑞芳

是这雪夜,落下即化的花蕊
是这蘸着春韵又拾着春寒的花瓣

这窸窣着思念的雪白,一层贴着草芽
一层贴着石尖,月光还埋在夜的云层,星光也是

等了很久,落下时
还是有些仓促,有些生疏,有些久远

原谅我的困惑,还在白昼里寻找
去年埋下的种子
可是呵,暗夜里扬洒的寒意,凝作霜白,封住了斑驳的春痕。

听雨,半夜里悸动
像是虚拟的梦境,所有懵懂都恋着这场如约而至的雪

贺兰雪恋

雪,静卧山脚,于贺兰山,在大漠深处
自在的牛群咀嚼着时光

循着雪的踪迹,似有指引
蜿蜒前行,拐过岁月的弯
再向东,踏入神秘的境域

雪屋错落,戈壁石沉默伫立
它们是草原的精魂,也融入我的心底

一只野兔,惊鸿一瞥,悄然邂逅
它的眼眸,藏着无畏与安宁

我们徘徊其间,山近在咫尺
清晰可见,如诗般旖旎

小城与这方天地
只隔着一场和硕特婚俗雕塑
那凝固的姿态,仿若封存了几世的情长

雪,纷扬依旧,盛大而无声
如同那场永恒的婚俗
托举着穿越时空的爱恋

冰雪等待解封的钟声

我们又一次站在黄河北岸,看到初春的黄河,一半是流水,一半是封冻的冰层。只有零星流动,在靠近北岸的水面悠然前行。而河南边和中间部分依然覆盖着厚厚的冰层。黑褐色的土层与耀眼的白色冰体形成鲜明对比,被流水环绕,冰体像一艘巨大的潜艇横亘在水面上。

第一次来看流凌时,整个河面封冻,沉寂的冰面上时而发出清脆的响声,声音虽然不大,在空旷的平原上,冰层发出的声响,犹如弹奏中忽然断裂的琵琶琴弦,戛然而止。但停息不久后,又会有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细微裂帛声再一次响起。

这次看流凌,为时已晚。与我们有同样遗憾的游客站在黄河北岸,凝视缓缓流动的河水。河滩中心一些裸露的沙滩上,聚集了许多飞鸟,它们灵动的身影,时而跃起,时而落下,使这条半沉寂、半清醒的大河,有了情绪的变化和动态的修辞。

我和好友在河堤上漫步,北边高大的白杨树上,托举着鸟的巢穴,这些艺术符号彰显了鸟儿的智慧。

河堤经过修缮,高出河面许多。靠近水面的河堤上,一丛丛芦苇、红柳随风摇曳,为古老的黄河增添了生命的趣味。早春的芦苇摇动着泛黄的身躯,脑袋上顶着一朵朵夸张的苇花。

河堤北边的芦苇丛,形成铺天盖地的姜黄,如同黄色颜料倾倒在河套平原上。仔细观察,在黄色包裹中,有绿尖悄悄冒出,生命的新旧交替在季节变化中默默进行。没有谁能够阻挡一片绿叶的生成,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遏制一朵花在春天盛开。

路边的风滚草将自己的身体缩成一个大大的球状,蛰伏在芦苇丛边。风滚草的体型看上去很夸张,但遇到大风后,它虚张声势的外表不堪一击,根系折断,随风滚动。它长势迅速,成活率高,不用人为刻意培植,自成体系,扩张领地,在塞北平原地带,随处可见这种叫“沙蓬”的植物。

我们有意无意用脚踢它时,脚下竟然会落下厚厚的一层土。不仅风滚草,缓坡上密集的芨芨草,看似孱弱的躯干上,也包裹着一层不易察觉的尘土。这些尘土源于大地,与大地、枯草混搭成视觉无法辨识的土黄。

嗅觉里满满的地气、草味,用手轻轻拨开枯草茎茎,已有些许报春的草尖冒出来。大自然的新生在土壤中萌发,春近北岸。这些依托黄河水的生命,因近水而得滋养,每株草在栉风沐雨中,都能抛出自身的水韵,装饰一片葱茏、美化自然、倾情大地。

仔细观察,红柳的变化十分醒目。在春风的呼唤下,红柳的枝条由褐黄转为酒红,众多的红柳枝条聚拢出一片殷红。斑鸠、蓝尾鸟、啄木鸟,甚至还有大型雕鸮在这片林中出没。这片在春天呈现出勃勃生机的林木,早已成为候鸟迁徙的驿站、温馨的家园。

大片的哈冒儿和红柳树争夺地盘,哈冒儿生长蔓延迅速,常挤占其他植被空间。它们开疆拓土的武器是针一样尖锐的芒刺,稍不留神被刺后,周围立刻红肿,刺痛难忍。

大片的哈冒儿和红柳树争夺地盘,哈冒儿生长蔓延迅速,常挤占其他植被空间。它们开疆拓土的武器是针一样尖锐的芒刺,稍不留神被刺后,周围立刻红肿,刺痛难忍。

早晨的沙粒温度清凉,正午时分热度开始增加。站在巨大的沙丘背景下,逐渐变成一个移动的点,一个渺小的符号。

早晨的沙粒温度清凉,正午时分热度开始增加。站在巨大的沙丘背景下,逐渐变成一个移动